

青春 的行囊

● 孟宪学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青春的行囊

● 孟宪学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青春的行囊 / 孟宪学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60-7025-7

I. ①青… II. ①孟…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5376号

图片提供: 方毅文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张 懿 李珊珊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书 名 青春的行囊

QING CHUN DE XING NA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亨美水濂涌洞工业区C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0.25

字 数 8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我的青春旅程

我的青春是一场苦难的旅程。

一路走下来，每一个脚印都充满了血迹和泪水。

不堪回首的童年和少年，不堪回首的流浪岁月，

那些往事虽已成为黑色的记忆沉入心底，

但是心灵的深处，永远铭刻着那些曾给予我帮助的善良人们。

正是他们支撑我走到今天，也正是那些正义、善良的力量，

使我在最黑暗、最无助的社会底部挣扎时，仍然能够坚守着做人的底线。

尽管经受着巨大的苦难，

但是我渴望知识，倾心读书，热爱生活的情怀从不改变，

求知的欲望犹如一盏高悬的明灯，

在我荒芜、孤苦的人生旅途中，照耀并指引我前行。

青春的苦难犹如一把铁刷刷洗着我的身躯和灵魂，

使我坚强地走到了今天，

因此，我深刻地喜欢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一段名言：

“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要受到挫折，但是有的人却在折断的地方长得更加结实。”

我想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青春座右铭。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十七岁的出走

阴郁少年	002
第一次出走	005
辍学之痛	007
梦断湘江	010
苦难的日子	012
世态炎凉	015
深夜被劫	018
贫者自贫	021
幸免一难	023
安分守己	024

第二部分 在杭州流浪的日子

在杭州流浪的日子	028
险入歧途	029
凋零	031
无良包工头	033
心茧一生结	036
我从堇上走过	038
伤痕	040

第三部分 中原追梦

沈阳收容所	045
冬临石家庄	048
我的建筑工生涯	052
感恩	055

在获鹿水泥厂的日子	056
闲冬	058
水瘦山寒	060
纯朴的乡情	063
煎熬	065
逃票	067

第四部分 北国拾墨

北行列车上	070
遗梦大杨树	073
诺敏河啊诺敏河	076
盲流	078
收割的季节	080
秋天的记忆	082
难捱的冬天	084
精神的枷锁	086
事与愿违	088
蒙族大哥	090
走出兴安岭	092
货车偶遇	095
红石砬子	097

第五部分 西部销魂

西部销魂	104
第一场雪	105
第二场雪	107
一盆污水	108

目录 CONTENTS

格尔木民工队	110
与狼为伴	115
极限生活	116
吃狼肉	118
翻浆的日子	120
大洪山铜矿	121
守望	123
惜惜相交	124
弃矿求生	125
西行漫记	127
嘉峪关的秋天	128
积劳成疾	129
无知的自负	131

第六部分 南国寻梦

骨肉情	134
飞来横祸	136
预言成真	138
回乡	140
寻梦	141
故乡情结	142
东莞新生	144



第一部分

十七岁的出走

七十年代，

我出生在豫东平原的一个乡村。

当时正是社会建设艰难嬗变的节骨眼，

物质基础及文化生活都相当匮乏。

记得当时兴修水利，

父亲每年都有几次作为村里的壮劳力被抽调挖渠塘，

而父亲总是不忘将自己分得的食物

悄悄节省下来，带回家给我们终日食不饱腹的兄妹四人……

阴郁少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大任者所承受的苦难，我想并不是预设性必然结果。而是一种意志的历练，生存极限的挑战，一个自我成长丰富的人生过程。纵观世界承受苦难的人居多，而成大任者毕竟凤毛麟角。

七十年代初，我出生在豫东平原的一个乡村。当时正是新中国社会建设艰难嬗变的节骨眼，物质基础及文化生活都相当贫乏。记得当时兴修水利，父亲每年都有几次作为村里的壮劳力被抽调挖沟渠，而父亲总是不忘将自己充饥的食物悄悄节省下来，带回家给我们终日食不饱腹的兄妹四人分享。记得当时叫“杠子馍”，纯白面做的。这种“奢侈”的食物也只有父亲出苦力时才能享受到，平时想都不敢想。

记忆比较深刻的文化生活莫过于“雏形的乡村幼儿园”，当时家庭父母一般忙于农业建设，生产队多委托一个村子里年纪较长的人看护孩子，中午看护人会炒一些黄豆作为孩子的零食。当时村子里有东院和西院之分，自然也就有远疏之见。每当见到母亲，我总是埋怨西院的“园长”偏爱西院的孩子，自己分到的黄豆太少，记得母亲还为这件事和西院“园长”吵了一次嘴。

生在一个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自然家中的垢弊也不少，我们兄妹四人，排序年长的是哥哥，排在我之后的是一个妹妹，最小的是一个弟弟。哥哥老实憨厚，自小和奶奶爷爷一起生活，一直受两位老人偏爱。妹妹是包括叔叔家的孩子在内我家族唯一的女仔，自然家中十分偏爱。有一次，我埋怨家中不公平时，母亲无意中道出心里话：“妹妹是家中唯一女孩，我们肯定要偏爱，年纪大时指望着她来养老。”而弟弟又是家中最小的，百般溺爱往往是农村的惯例，我自然成了家中的“夹心饼”。

当时生活艰苦，农田里收成的粮食除了大部分交公粮，剩余的吃到年尾



就要挨饥饿。父亲为了养活我们，经常拉着木板车到一百公里外的南方去收购红薯干或其他杂粮，到地方集市贩卖。当时的利润大概才几厘，父亲却总会不辞辛苦赚取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

因为生活贫苦，父母对我要求也相当严苛。自懂事起就帮助母亲烧火做饭，有时还要剥牛草，到处捡牛羊粪及扫树叶为农田积攒肥料。因为生活压力大的缘故，父亲性格相当粗暴，如果我们偷懒或调皮，动辄大打出手。我当时很惧怕父亲，每天早早起来就抢着干农活。记得有一年春节，别的孩子都尽情地玩耍，而我却不忘挎着一个粪筐到处捡“农肥”，正好遇到一个算命先生趁新年伊始为农村人占卜一年的运程，我便围上去，算命先生见状怒斥我：“挎粪筐的小孩儿请离我们远一些”，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打击，整个春节都闷闷不乐。

有时一些兄弟姊妹之间的争执，父亲也总是先教训我。“明明我没犯

错，为什么父亲还要打骂我？”我自小就有一种怨气，有时也独自坐在星光黯然的树下凄然泪下，埋怨父母的不公正，同时也养成了多愁善感的性格。

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姨妈第一胎是个女孩，因农村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便超生二胎，可第二胎依旧是个女孩。为了逃避计划生育的处罚，母亲便将小表妹代为抚养，本来就不堪重负的家庭更是苦不堪言，而父母更是加倍辛劳。作为家中老二的我，便成了父母情绪积怨及生活压力的“发泄口”，几乎每天母亲都神经质地向我唠叨，诉说生活的不易，父亲打骂更是家常便饭。少不经世的我精神几乎崩溃了，有几次想到出走和自杀。有一次实在受不了，就偷偷用香脂盒装了一盒农药带在身上，忖思着找时机自杀。一天当父亲又扬起棍棒准备痛打我时，我鼓足勇气将农药拿出来，哭着说我实在受不了了，就一下将农药吞下。父亲惊呆了，木棍从手中落下，当时在场的邻居也劝父亲别再打我了，奶奶听说后从家中奔跑过来，和父亲大闹了一场，现在想来还不禁悲从中来。



第一次出走

因为家庭境况的缘故，我从小就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幻想，想象着外面一定是一个充满自由、精彩纷呈的世界，那里没有每天没完没了的唠叨，没有紧张郁闷的氛围，没有粗暴的殴打，没有痛苦和眼泪……我渴望和向往着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地方。

于是我时常萌生出走他乡的念头，随着年龄的增长及家庭困境的加剧，这种念头愈来愈强烈。十六岁的那个夏季，家中刚刚将收割的油菜籽卖得七十多元现金，我便拿了其中一部分做为外出的路费，在一个凌晨，我悄悄地走出了家门……

天灰蒙蒙的，依稀有一抹月光，穿过村子里的犬吠及夜虫的鸣叫。我拎着简单的行囊，第一次胆怯而又无助地离开了生长十六年的故乡。到达乡汽车站，离开车的时间还早，街道空寥寥，风儿漫无目的地游走。此时的故乡显得那么熟悉而又陌生。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才零星有人来赶车，目睹他人惜惜相送，提携不舍的情景着实让我羡慕。

车开动时，天露出鱼肚白光，望着窗外渐远的树木和村庄，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到了邻近的商丘火车站，一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举目无亲又没有身份证及学历证明的我惘然而不知所措，去南方到哪个城市找栖身之所？去西方的路又有多远？想去买车票又不舍得花掉囊中仅有的钞票。我离开火车站又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徘徊，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显得那么渺小，那么不为人注意，更没有温情的呵护。



约莫十一点，不远处一辆长途班车飞驰而过。在不经意打量的一瞬间，我惊愕了，那从车窗处探出脑袋而又焦灼四处搜寻的不正是父亲吗？此时的父亲显得那么憔悴，双眼是那么焦灼。那个严厉粗暴的父亲到底还是放不下他这个儿子。

是逃避、藏匿，还是等父亲找到？犹豫的心撕裂般疼痛，两种欲念在头脑中格斗。毕竟是淳朴的农家儿子，毕竟是十六岁的第一次离家远行，我还是选择了走向火车站，父亲一定会到火车站找我。

我在火车站候车室门外几个民工背墙而坐的地方坐下来，此时又渴又饿，可双手不停抚弄着衣袋里的钞票，怎么也舍不得花掉。忐忑不安地等着父亲，我相信他就要从附近走来。

过了半小时左右，父亲真的出现在我面前，同来的还有近门的大伯。一反往常父亲没有责骂我，埋怨我，而是拉着我的手半天没说出话来，我低着头啪嗒啪嗒地流眼泪。

在爸爸及伯伯的劝说下，我还是返回了家乡，自此父母对我有一段时间转变了态度，但在现实的生活压力和固有的行为理念面前，不久一切又逐渐回复到昔时的境况，家依旧是一个让我感受不到丝毫快乐幸福的地方。



辍学之痛

走过忧郁而惶恐的少年，伸展着在泪水中浸润的信念，一路走来一路彷徨。学习成绩也不断下滑，不知何故到了初三已经下滑到滞后生了，家庭的痛苦，精神的涣散，理想的破碎，我对学业的希望冷如死灰。

十七岁我即将初中毕业的那年，外公不幸去世了。在这之前外公因为过度操劳而又营养不良已有前兆，外公的双眼时而看不到东西。而舅家确实太穷了，舅家的子女和我家一样有兄妹四人，我们正值青少年，吃饭用钱让家庭一筹莫展，而舅舅生性比较懒惰又不善营生，每年年尾总是向邻居及亲朋借钱粮。母亲心疼外公衣不避寒，食不果腹，便接到我家希望外公的情况能有所缓解。同样因我家经济拮据承担不起医疗费缘故，外公得不到妥善的治疗，当时村西头有一位“神婆”，自诩可治百病，母亲便经常带外公去治疗，治疗方法很简单，神婆用缝衣针挑去外公眼角的赘肉。开始外公说眼前



会清亮一些，后来外公眼角几次被扎出血来也不见效果，外公小住一段又返到了舅家。有一次母亲让我去探望外公，我很远喊他，他竟没有常人的反应，我才得知外公双眼已经在数日前看不到东西了，母亲听说后很伤心，内疚作为女儿没有能力医治老人的眼疾。不久外公去世了，他去世之前的晚上说肚子很痛，平时养成了有病就忍的习惯，大家谁也没在意，更没有求医。第二天凌晨家人发现他的时候，他紧裹着被子滚落床下，全身已经冰冷。即便是这样，隔房的表兄及家人竟没有听到老人呻吟。母亲觉得外公死得太屈太苦，整日以泪洗面，神情恍惚。或许出于精神的积郁，有多次母亲竟没命地往死里打我，做为她的儿子我又能怎么样？也许这样才能缓解母亲的痛苦。后来我没有参加中考，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辍学了。

第二年开春，给我家盖房子的邻村建筑队讲不久将到开封二建承接工程，当时农村的孩子能找一份工作十分不容易，我便央求他们带我到开封做建筑工人。

如愿以偿，我随他们来了开封二建，开始在工地做零工，哪儿需要人我就到哪儿去。也许是自己从小胆怯没有历练的缘故，我上到脚手架就双腿颤栗，在别人平脚走墙壁的时候自己也只能骑在墙体上一点点地挪，后来他们嫌我笨就放我在地上帮忙。

冬天的时候，建筑工地因天气寒冷要停工，邻村的工人要回家去，临走前征询我的打算，好不容易从家中走出来找一份工作我自然不打算回家，那年冬天我又在工地找了一份油漆工的职业，继续在开封留了下来。

没有技术，没有引以为傲的学历，只能干一些又苦又累的工作，通过一段时间的历练，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没有学历只能在社会最底层摸爬。从小我在文学方面比较有天赋，而且自己的作文在班级中总是名列前茅，高尔基、巴尔扎克等都没有高等学历，经过自己的努力他们都成就了人生辉煌。于是我想当作家，希望有一天出人头地，空闲时我总是不忘到书店买一些文学名著阅读，偶尔也利用业余时间写一些稚嫩得让人嗤之以鼻的诗。

开封是一座富有内涵而又优美的古城，西大街秋夜一地清凉的月光，古楼区楼台的古朴优雅，相国寺夜市通宵达旦的灯火，深深地牵着我的魂魄……可是我是一位害怕回家而又渴盼有一日出人头地的造梦人，我还有那未了的梦幻，这梦幻注定要我浪迹天涯去求索……

在开封我分别从事了泥水工、油漆工及水暖工等建筑工作，我依靠自己的劳动换来了自身的生存价值和有限的生存空间，同时也结识许多同甘共苦的异乡工友，为原来孤单乏味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意义和情趣。

一九八九年的初春，在开封生活近一年的时间，我带着自己打工积攒的几百元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孰不知这次南下选择，却是我漫漫苦难人生的开始，它使我跌进了人生的谷底，开启了我人生的悲惨之旅。

梦断湘江

在南下列车信阳路段，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只有在书上在梦里见到的山峦，看到了宽阔得让人惊叹的河流，看到了竹子，还有绵延起伏的稻田。我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和向往。假若这不是一次苦难的飘泊该多好！

经过在信阳、武汉、岳阳等几个城市近一个月的辗转，大概四月份我来到了江南大都市长沙。走出火车站我就感觉到迥异的异乡情韵，车站广场到处弥散着醉人的果香，温润的空气飘拂着柔软的雾霏。也许在北方此时还有无法消融的冰雪，而这儿在四月的微寒中到处是勃发的新枝绿树，偶尔在街道上还能看到开得让人怜爱的桃花。

在外举目无亲，因为自己没有身份证及学历证明也根本找不到工作。早有打持久战心理准备的我，平时不敢住旅社宾馆，更不敢乱花钱吃喝，晚上基本都是睡火车站。来到长沙夜宿火车站的第一个晚上，我盖在身上的上衣及裤兜内平时零用的钱被窃了。自此我成了一个上身只穿着一件毛衣的街头流浪汉。

